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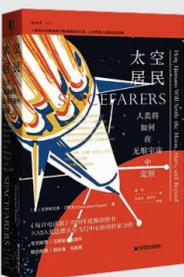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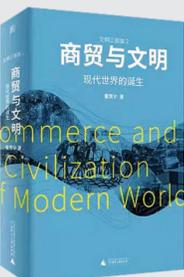
深入探究古蜀国神话、宝墩等遗址及新发现的三星八号坑，且扩展至对长江流域诸多青铜文明遗址的探索。



质疑已有假设，将各种金钱形式与亲友关系网路融合，并最终改变了人们花钱与存钱的过程。



对人类离开地球的安全界限、实际挑战或合理动机进行深入探讨。



叙述一段波澜壮阔的捍卫“正增长秩序”（商贸文明）的大历史，勾勒现代文明中基础原则的奠基过程。



以小区为重点，将其纳入未来的史学视野中。

书人茶话

京派的“范儿”·海派的魅力·美编派的奇巧

俞晓群

近日案上放着三卷书：《如果没有书店》（绿茶编绘），《海派》（陈子善、张伟主编），《美编派》（周晨著）。

且走且画的书店巡视之旅

先说《如果没有书店》我手上一册是“大毛边本”。何谓毛边？不裁是也；何称其大？难道毛边还有大小之分？当然有。

多年以来，文人谈书店的书很多，这一册却很是不同。总结有三点：一是著作者的经历。从兼做风入松店员始，又曾任《新京报》书评版编辑，还做了那么多阅读推广，有这样的经历，保证了本书论说的专业性、认知的职业性、文字的严谨性。



《如果没有书店》 绿茶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海派》（第1辑） 陈子善 张伟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编派》 周晨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等，都有极好的表现。绿茶此书与此前同类书比较，从格调、品质到细微处，类同质异，形神独具。三是著作者走笔放浪，京范儿十足，所记所收，所评所论，豁然大气，不拘一格。

《海派》的迷人调性

再说《海派》第一辑，大方开本，比当年《万象》杂志大上一圈，颇似升级版。但它不是杂志，只是一本系列的书籍。封面是周鍊霞的画《春困图》，一位旧日女子站在木船上撑篙，甲板上放着鱼篓，还伏着一只小龟。

海文化。当年他带着我们拜见作者，来上海最多。他80岁后甚至说，如需出差见客，离开北京，只有上海还可以去，其余的城市就去不动了。

《美编派》的曼妙之美

最后说周晨《美编派》。此书从里到外，材料、色调、版式、装订、文字、图片……处处精工细作，表现出一位职业艺术家的追求与底蕴。

绝伦的姑苏“派”，确实不同于那一个百年风流的上海“派”。单就内容与形式而言，周晨的创作与设计，已达很高境界。比如《美编派》的装帧，构思之奇巧，我几乎难以用文字来表达。

其实这些年，周晨设计作品渐入化境，惊艳、惊奇、精美，形成独特风格。每一款作品出世，都有奇妙曼妙之处。前些年我们合作，设计《冷冰川墨刻》，创意、工艺、材料、印制，都由周晨一手包办。

我还赞周晨设计的《姑苏城隍》《绝版的周庄》《江苏老行当百业写真》《冷冰川》《梅事儿》等。尤其是那本《梅事儿》，只是小小一册散文集，记载了姑苏几位才高文人的赏梅文字。

三味书屋

汉代“祥瑞”与王莽的仕途轨迹

王成伟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张向荣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解释，成为汉代朝野窥探政事的重要渠道，进而演化出一种理解政权合法性的政治文化。张向荣博士的《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正是从弥漫于汉代空气中的“祥瑞”入手，思考王莽及其所处的政局与时代。

从王莽的仕途轨迹来看，祥瑞和符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让当时人感受到天道与国运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且使祥瑞的出现与解读过程显得颇为吊诡，以至于新莽代汉究竟是“篡权”还是“禅让”都变得扑朔迷离。

以来，再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亦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十分强大的统治力。这也是作者在书中认为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并非“罢黜百家”式的一蹴而就，而是经过近百年发展的新过程的重要原因。

“祥瑞”是本书认识王莽的思想切口，同时也是了解王莽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网络的引子。在王莽制造祥瑞、利用祥瑞、解读祥瑞的过程中，王莽的家族成员和智囊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帝。当然，西汉后期的皇权速逝这一大背景本身不可忽略，但王莽和他的“朋友圈”以祥瑞符命来把控政局的政治手腕则是关键因素。

张向荣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原本复杂多样的历史面貌深入浅出地加以呈现，这种书写方式被作者视作“历史非虚构”的叙事逻辑。正如作者所言，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吸引更多人关注这个话题”。

读史观今

以地理概念作书名，其实反而富有文艺气质，譬如亨利·米勒颇富争议的《北回归线》，尽管小说里并没有明确提及这条重要的纬线。

上述两种文明，本书更习惯表述为游牧文明与中原定居文明。有意味的是，作者发现，北魏拓跋氏、北齐高氏那样成功进入北回归线以南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在对接和习惯中原文明的同时，立刻就要面临这条经典纬线的传统压力。

就历史题材写作者而言，从某一个时间段入手，可以展示限定时间段内各色人物及事件于空间切换下的不同动态，譬如曾经影响本土学术写作形态的《万历十五年》；而从某一个地理位置譬如本书选定的这条“中原定居文明的生命线”入手，则可以在历时的纵轴线上呈现不同时间切片下各色人物及事件的诸般生态。

所谓功课，一是近乎穷尽地阅读相关文献，再则是认真踏实的实地考察。这两点陈福民都做到了。前者当然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及相关著述中披沙拣金积蓄素材，而后者则需不辞辛苦周折奔波亲身体味。

非虚构的历史散文也许不必过于追求小说样式的生动，但却需要设身处地的现场感。即便是历史尘烟掠过了千年之后，拂去年代层的堆累，现场感依然可以再现，重拾某些历史的细节，从而廓清诸多“纸面地理学”的弊端。

陈福民说，自己一直都在努力尝试，希望将语言的生动、笔法的细腻、适当的人物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之严谨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调整历史故事的讲述，重新塑造历史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全书末篇《遥想右北平》，从写法到情绪都与其他篇略有不同，有点卒章显志的意味，不妨视为陈福民对家乡的致敬礼赞：“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跨界’者，其实都非易事。陈福民秉持‘如履薄冰’的写史心态，依托踏实认真的功课，下笔自有从容底气，文学出身也为其的叙述带来富有可读的故事性，方便于驾轻就熟间娓娓道来。”

陈福民自言，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复的历史容量。限于个人目力所及，我关注到《北纬四十度》，始于安禄山唐明皇这对君臣纠葛的《渔阳鼙鼓何从来》，而我个人则对前四史时段内的诸篇更有兴趣，譬如，被陈福民以虽败犹荣类比为罗伯特·李的李广、武帝时期汉匈史上声名卓著的卫青霍去病勇骑，以及塞和亲的王昭君等。

《北纬四十度》：他完成了他的努力

半夏

史观并不是通过历史学习去获得，而是在文学虚构与民间故事当中完成的。”大众对历史的兴趣，或许更自洽于娱乐立身的选择性消费，至于真相如何，未必在他们的享受半径之内。

譬如，王昭君的出塞故事，即便所谓的读书人，也未必真的注意到，这一回的亲和背景，远非大众印象的格局。自高祖刘邦白登之围后与冒顿单于开启和亲，而汉武帝时则彻底改变了彼我态势，在卫青霍去病这对“专为北纬40度而生的军事天才”的强大攻势下，匈奴直线走了下坡路，再也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这些史实固然班班明于史籍，然在不断层累的民间讲述中则是被有意无意忽略的，毛延寿的故事和昭君的颜值才是大众的兴趣所在，“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陈福民此言可谓犀利中的。

值得注意的，全书末篇《遥想右北平》，从写法到情绪都与其他篇略有不同，有点卒章显志的意味，不妨视为陈福民对家乡的致敬礼赞：“右北平，是中国最早的北方。‘跨界’者，其实都非易事。陈福民秉持‘如履薄冰’的写史心态，依托踏实认真的功课，下笔自有从容底气，文学出身也为其的叙述带来富有可读的故事性，方便于驾轻就熟间娓娓道来。”

我曾不揣冒昧问他，对北纬四十度的关注，是否和家乡有关。他的回答是：我不能在“科学”意义上确定，但我个人感受说，肯定有关系！我以为这是一个情结，而他则借张承志的话而归为“定数”。



《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